

百家  
随笔

## 一只母鸡的苦难

□蒋殊

小时候,我偶尔的淘气,缘自孤独。

夏日午后,大人们都睡了。妈也曾把我按在炕上,逼我睡。可我躺在炕上,翻来覆去,不仅毫无睡意,反而越来越清醒。

终于,妈没熬得过我,沉沉睡去,我迅速爬起来,走到院里。可是,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午后,连鸡、狗也昏昏睡去。整个村子,没有一丝响动。

突然,我听到扑棱一声。扭头看,一只鸡飞上窗台,正在进入下蛋的窝。大中午的,它要下蛋?

蛋,是怎么下出来的?

这个问题,突然就冲进我脑子里。我常常从蛋窝里取鸡蛋,却从未见过鸡下蛋。从几个蛋窝取蛋,是因为鸡并不听话,还有点喜新厌旧,总是对下蛋的地方换来换去。给它们做了窝,它们偏偏就要跑到别的地方,有时下到别人家的鸡窝里,有时甚至下到半坡上的草里。有一段时间,妈对一只许久不下蛋的鸡产生了怀疑,嘱咐我没事就盯着它,看它是不是把蛋下在不该下的地方了。我对这个活倒十分感兴趣。耗时

几天,终于跟着它到了屋顶上的一片荒草里。天哪,它不仅在那十几分钟后下出一颗蛋,而且它的窝里还有十几颗蛋。

我把衣服脱下来,以无比骄傲的姿态抱着这些“战利品”回去,乐坏了妈,她犒劳了鸡。

从此,我便很关注我家的所有母鸡。只要它们隔几天不在院里的窝中下蛋,我便跟踪它们,把它们下在外面的蛋找回来。

今天,正要下蛋的这只鸡便是那段时间在屋顶荒草中下蛋的鸡。自那次缴获了它悄悄筑就的蛋窝之后,它又乖乖回来了。

现在,它要下蛋,在我家窗台上的蛋窝里。

悄悄地,我摸过去蹲在窝下面。确认它没发现我后,偷偷站起来看。好在,它恰好头朝里,屁股朝外。我竟要看到鸡下蛋。这件事,一定是我的同学们想不到的。

狭窄的鸡窝里,鸡慢慢站起来。鸡下蛋,是站着?

顾不得多想,也不敢出一声大气,全神贯注盯着它的屁股不敢眨眼。心里却又忍不住想,那么硬又那么硬的一颗鸡蛋,小小的鸡屁股怎么

就下出来了?会不会流血?

突然,我看到鸡蛋露出头,稍微有些发黄。看得出,鸡很用力,半蹲着。慢慢地,露出来的鸡蛋越来越大。令我无比吃惊的是,出来的鸡蛋竟然是软的,外表是一层一触即破的薄膜,与我平时从鸡窝里取走的鸡蛋并不一样。

软蛋?我突然想起大人们常说的这个词。莫非,这只鸡今天不正常,要下一颗软蛋?

蠢!我不禁在心里骂它。一边骂,一边再看。随着鸡蛋露在外面的体积越来越大,鸡用的劲也越来越大。那一刻,我突然又有些同情它,甚至想帮帮它。鸡蛋是软的,它怎么竟如此吃力?

可我仍不敢惊动它。妈说过,正下蛋的鸡一旦受了惊,便会好久好久不下蛋。我爱吃鸡蛋,一定不能惊了它。

忍着。继续看。我甚至在心里想,即便鸡只是下了一颗软蛋,我也一定要好好欣赏它。我从来不知道,鸡下蛋会这么辛苦。

加油!我在心里默默为它用力。终于,鸡蛋软软地落在铺的厚厚的草里。

更加神奇的是,落地后的软蛋,竟在我的注视下很快变硬,像我每次取回家时一模一样。

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那么每次取回家的鸡蛋,竟不是原有的模样?或许连大人们都不知道这些。

一颗心,就在窝前怦怦狂跳。多么神奇的一幕,竟然被我收在眼底。我甚至想,说出这些,没见过的人会信吗?

鸡也慢慢恢复了体力,转过身来,满足地卧在鸡蛋上面,小憩。我悄悄撤离,回家抓了满满两大把玉米。

鸡也抖抖翅膀,不忘向主人报喜。“咯咯蛋——”

妈被吵醒,骂一句:大中午的,乱叫!

我举着热乎乎的鸡蛋跑进屋告诉妈,它刚刚下了一颗蛋,先是软的,后来才变成硬的。

妈怔怔看着我:什么软的硬的?死鸡吵死人!

我极力想给妈描述清楚整个过程,可妈并不想听。

妈不知道,鸡看似只是下了一颗蛋,其实还经历了一场苦难。

小小小说

## 『笨鸟先飞』

□卢群

紫藤的家在一块坡地上。与紫藤为邻的有光棍草、蓬蓬草、龙须草和铁钱草,还有一棵上了年纪的老桑树。开花时节,别的地方姹紫嫣红,这儿依然绿油油的。老桑树倒是会开花,可是花儿太小了,不仔细看都看不到。因此,当紫藤将自己的花儿如同一串串紫色的珠帘从老桑树上垂下来时,邻居们没有一个不喝彩。紫藤原本就看不上这些不开花的邻居,再加上各种赞美,尾巴一下子翘上了天。

入学第一天,紫藤就认识了喇叭花、镜面草、毛蒿子、狗尾巴草等同学。看到这些不起眼的野花野草,紫藤觉得自己是多么的与众不同,跟这些同学相比,自己可是人中龙凤呢!

然而,紫藤的好心情没能维持多久,就被现实击得粉碎。那是入学后的第一堂课,银杏老师要求大家在自己的课本上写上名字或学号。这一写,差距出来了。除了喇叭花,全班同学没有一个会写汉字的。即便是数字,也都惨不忍睹:“1”写成了波浪线,“8”写成了歪嘴葫芦,“9”写成了“6”,“3”写成了“ε”!银杏老师笑道:“紫藤,‘3’好比你的右耳朵,千万别再写成左耳朵啦。”紫藤的脸更紫了,恨不能钻到地缝里去。

接下来的事,更让紫藤吃惊。语文课上,睡睡大王牛筋草又睡觉了,呼噜声盖过了老师讲课的声音。银杏老师羡慕地说:“睡得真香啊!唐代诗人孟浩然,写了一首《春晓》。诗的第一句是‘春眠不觉晓’,你们知道第二句是什么?”

大家一听全低下了头,只有喇叭花站起来大声说:“处处闻啼鸟。”

“哇,学霸!”大家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。

银杏老师更高兴,抚摸着喇叭花的头夸奖道:“真是个好孩子,加油,相信你会更加优秀。”

一周后,喇叭花凭借自己的出色表现,当上了快乐班班长。

紫藤是在赞扬声中长大的,见喇叭花人气爆棚,心里很是不服。哼,除了学习,他哪点儿比我好?我要是把成绩搞好了,还不甩他三条街!可是,怎么才能把成绩搞上去呢?紫藤想起了喇叭花竞争班长时说的一个词——笨鸟先飞!对啊,“先飞”不就是先把后面难学的东西学会吗?难学的东西学会了,简单的东西自然也就学会了。自己虽然不是笨鸟,但聪明鸟也可以先飞啊。紫藤觉得自己太聪明了,忍不住嘿嘿笑起来。

此后,紫藤就开始了“跳跃式”学习。老师教加法,他偷偷钻研乘法;老师教拼音字母,他偷偷背诵古诗词。结果单元测试,她的成绩垫了底。

“这孩子怎么考得这么差?”银杏老师很奇怪,一下课就把紫藤叫到身边。紫藤不敢隐瞒,如实说了自己的做法。老师一听笑道:“‘笨鸟先飞’指的是能力差的人为了不被用下,做事时比别人先行一步,而不是违背规律一步登天啊。知识是有连贯性的,学习要由浅入深、循序渐进才行。俗话说,万丈高楼平地起,一砖一瓦皆根基。根基如果不牢固,上面盖得再好也没有用。”

“老师,喇叭花为什么一开始就会写汉字?就会背古诗啊?”

“这个嘛,我建议你去问问喇叭花,明天把结果告诉我。”

问喇叭花?这多掉价呀,紫藤才不愿意呢。可是不去问一问,怎么向老师交代?纠结来纠结去,直到月牙儿跃上了老桑树的头顶,紫藤才硬着头皮走出门。

见到紫藤,喇叭花很是吃惊,因为在这之前,紫藤很少跟他搭话,更别说登门拜访了。

“我,我……”紫藤扭捏了好半天,才说出来意。

“错错错啦!”喇叭花听了头直摇,“我说的‘笨鸟先飞’,意思是不够聪明的同学要想成绩好,就要比别人更加努力。我的知识也是在松树妈妈的陪伴教导下,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,松树妈妈可是大功臣呢!”

“你太幸运了,桑树妈妈只关心她能养多少蚕、结多少茧,从来不管我学习!”

“现在学习也不迟啊,只要肯努力,你一定行!”

“嗯,我知道怎么做了。”

当晚,紫藤就翻开书本,从第一课开始补起来。

## 青黄时节

□许冬林

使被主人撞见了,就算不认识,人家也不责怪,还会笑嘻嘻地过来帮我摘,叫我多吃些。

杏子也在这时黄。我父亲栽的杏树,年年花开得好,但是果子结得稀,不知道是不是栽在水边的原因,它过得太滋润了,反倒忘记了自己的主业。尽管如此,那杏我还是常能吃到。“不知道大丫头哪天回来?”杏一黄,父亲就在杏树下念叨,盼我回家吃杏。珍贵的几颗杏,鸟也吃,散步的人路过也摘了吃,父亲总怕那杏等不上我。我在小镇的路边地摊上,常常能买到乡亲们自家树上摘的杏,果子极新鲜,价格极便宜,差不多是半卖半送。“阿晴也买杏啊,你爸爸的杏树上还不够你吃吗?哈哈——”有时买杏子的当儿,忽听得一声招呼,是旧时乡邻叫我的乳名,就算人到中年,他们看我还当我是当年的孩童。那一句还带着我乳名的招呼声,在我听来,也有杏的绵软和香甜了。

乡村像一列长长列车,开到初夏这一站,下来了金黄的枇杷、杏子、小麦、油菜,又上来了绿色的秧苗。如此青黄相接,大地在短暂的斑斓之后,又复归于安静、蓬勃的绿色大一统中。

小麦割过,油菜割过,土地很快被翻过、平整,然后灌了水,不到三五日,那遍地金黄的田野又全成了平平仄仄一样整齐的绿色世界。田里的水也沉淀下来,绿色的稻禾之间,水光一漾一漾的,倒映着蓝天、云朵和正在生长的稻禾的淡墨色影子。

此时,牛儿在田埂上吃草。牛儿有一搭没一搭地甩着尾巴,“双抢”已过,它闲了。牛吃饱了,走到河边喝水,或者躺在河滩上的草地上睡觉,没人扰它。只有碧绿的野草、野蒿和远处、近处的芦苇,在阳光下绿得越来越厚,似乎要把牛儿卷饼似的卷进绿色里。

在村庄里,陪着稻禾一起绿的,还有棉花、玉米、大豆,还有菜园里的各种果蔬,还有门前院后的梨、桃,还有窗前屋后的芭蕉竹子……它们的旅程比枇杷杏子要长。

小满之后,一场黄梅雨下过,清甜多汁的乡间空气里,栀子花的香味里,缠绕着麦芒开始腐烂的潮霉气息,是多少年不能忘去的故乡味道。



丰收之悦

王慧 摄影

## 心中的一汪荷塘

□刘平安

心中常念起家乡华州莲花寺那大片大片的荷塘。

在莲花寺里,由于地下水丰富,周围形成很多池塘,塘中有荷,占据着池塘三分之二的面积。七月刚一过,塘内便被阔大的荷叶挤满了,塘面一时拥挤起来,翠绿的家族汲取日月精华,拓展着生存的空间,彰显着生命的顽强与绰约。微风掠过塘面,田园荷叶宛若芭蕾舞者,在诗一般的

旋律中起舞弄青影……

到了九十月间,荷塘里,红的、白的、粉的一朵朵荷花,妖艳多姿。花间莲蓬挣脱出来,摇着胖胖的莲盘,“出浴亭亭媚,凌波步步妍”,令人欣喜,让人陶醉!这时节,再下到塘中随意掐一朵荷花,插在案头的花瓶里,那花就可以持续开放一周时间,屋里屋外便散溢着奇异的荷香。如果水性好,还可以下塘采莲。莲藕如

象牙似玉臂,生食、热炒均可,真是无上的美味。

荷塘最富诗意之时当属夏夜。月上中天,静谧祥和,弥漫着神秘色彩:塘边的垂柳窈窕多姿,似浣纱的仕女。月光柔柔地泻在荷叶上,依稀薄雾浮在水面上。塘中,蛙声渐次明亮,高亢而清越的旋律传出很远。荷叶静静的,如淑女的双眸;不甘寂寞的萤火虫,眨着惺忪的睡眼在叶间呼朋唤友。蒙蒙月色中,荷的幽香清幽,宛若一首优美的小提琴曲,让人迷失陶醉;还似一首绮丽缠绵的情诗,让人怦然心动;又若一阙醍醐灌顶的偈语,让人豁然彻悟。若是有幸,还会听到村落里不时传出的口琴、笛子和不标

准的秦腔,高亢曲折幽咽,为这宁静的夏夜平添了一丝清幽的意象:皓月当空,荷塘迷离,笛音缥缈,人醉画中……

时光荏苒,物事走远。多年后,随着城镇化的发展,这里的水位下降,池塘没有了,心中常念起那荷塘。每当夜色闭合之际,脑海里便会浮现“一夜绿荷霜剪破,赚他秋雨不成珠”的水墨境界,那苍翠如盖的荷叶、香远益清的荷花、洁白粗壮的莲藕,一股脑儿地向我走来,将胸中因闷热的暑气、反复无常的疫情带来的不快,一扫而空。如今,国家倡导绿色环保和文明创建,在城市公园、乡村又建起了一池池荷塘,算是还了我心中常念的那片唯美景色了。

## 高考往事

□赵刚



高考制度为国家事业选拔、培养、安置人才开辟了通途,像我这样的寒门子弟,只有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博弈中才能实现鲤鱼跳龙门的梦想!在如此内因的激励下,我争分夺秒学、学、学!

一次,我精瘦如麻秆儿的爷爷由我腿脚不好的奶奶搀扶着,从20多里外高一脚低一脚摸索至学校,老泪纵横地要求校领导把我饶了,道:“你们把秀领(我的小名)的脑子教日塌(关中方言,意即搞垮、糟塌)哩!”校领导一头雾水,细问,才知同村乡党在县中学

附近做买卖,早出晚归,偶遇我大半夜借助昏暗的路灯叽里咕嘟自言自语,影星儿逮住一句“袜子壳里塞泥”,便生意也顾不得做了,跑回村告诉我爷:“你秀领念书念出麻达(关中方言,意即问题)哩,黑天半夜不睡觉,给电线杆子说要给袜子壳里塞泥……”校领导和围观师生听罢,失声笑作一团:“你孙子勤奋背俄语,却被你们当成脑子差窍犯神经哩!”爷爷将浑身的黄眼珠一瞪,不服气道:“那他为啥要给‘袜子壳里塞泥’?”众人笑得更加前仰后合:“袜子壳里

塞泥”,是俄语单词‘星期天’的意思。嘻嘻嘻……没文化,真可怕!”不待爷爷羞愧,闻讯赶来的我先把脸蛋羞成了猴屁股,忙将二老送出校门。

一分勤奋,一分收获。在高考倒计时日子里,同学们都在为前途命运而搏。连日来,一些身体素质或心理素质不佳的同学,或吃无味,或睡觉失眠,或头痛欲裂,或腮帮肿胀,或脱发,或尿频,不声不响没了踪影,这对于同样承受巨大压力的幸存者而言,颇有兔死狗烹人笑得更前仰后合:“一些”同学之

后,又一名大战在即的逃兵,气得班主任和各科老师像约好了似的,你方劝罢我登场,而我——王八吃秤砣,谁劝也白搭。几番交锋,班主任死活不肯在我的《退学申请书》上签字,还咬牙切齿地扬言只要我敢不辞而别,他就自掏腰包请上乡里的锣鼓队,敲锣打鼓到我家门前敲打三天三夜,让我的软蛋名声扬遍十里八村,看谁家的女子肯嫁给我这样的窝囊废!

班主任的话像刀子一样戳了我的软肋,痛得我在心里直嘻嘻。此痛,并不是害怕没有女子肯嫁,而是害怕伤了爷爷的心——那么坚强的老汉,中年丧子,他没有掉一滴眼泪,就是因为他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,倘若孙子不战而败,他还有什么心劲儿在人前走动?为了爷爷,我必须咬紧牙关坚持把这段路走完。

三天高考如期而至,又匆匆结束。有人大喜不自胜,逢人粗喉咙大嗓子地吹嘘自己精心演算过的哪道题派上了用场,取舍再三蒙答的某道选择题居然蒙对哩!有的

人捶胸顿足,骂自己是猪脑子,平时背得滚瓜烂熟的内容,正式提笔作答时却一个字也想不起来!有的人把半人高的书本捆扎得四平四正,卖给蹲守在校门外收破烂的罗锅汉子,指天发誓:“是死是活,就这一锤子买卖!考上了算老天爷眷顾,没考上回家修地铺去,不指望这辈子跟高考再有半毛钱瓜葛!”盘算复读一年碰碰运气的痴男怨女们更是心头长草。

离校回村之前,想到在乡下吃苦受罪的爷爷奶奶,一辈子没有进过一趟县城,因为担心给“袜子壳里塞泥”的孙子念书念出麻达,摸索了20多里路,好不容易进了一趟县城,却连一个1毛钱的富强粉罐罐都舍不得买,就忍饥挨饿地返回了,我的心里难受极了,便临时改乘车为步行,用兜里仅剩的5毛钱,在县城最大的农贸市场里拣了一个品相不错的白兔娃儿梨瓜,小心翼翼装进书包里,决心献给含辛茹苦拉扯我长大成人的爷爷奶奶!

回到屋时,爷爷正躺在炕上,一边吧嗒抽旱烟,一边和奶奶议论

我此番能考一所怎样了不起的大学!二老的话像刺荆一样扎在我的心窝,我那不乏错漏的答卷怎对得起他们的信任与期盼!强烈的自责与羞愧令我头脑发昏,将书包朝炕头一摔,愤恨地吼道:“给!这是我给你们买的梨瓜!”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,小脚奶奶飞快扑上,麻利地解开书包,惊乍乍道:“多好的白兔娃儿梨瓜呀,可惜被咱瓜孙子摔成八炸子!”爷爷却笑道:“秀领从县城专意买回白兔娃儿梨瓜孝顺咱哩!快取大儿碗来接,连皮带瓤,一颗瓜子儿都别糟蹋!”

……

那年高考,令我刻骨铭心。嗣后的日子里,每年夏从城里返回,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拣一个品相不错的白兔娃儿梨瓜,迎接它的一定是奶奶的惊乍乍和爷爷的笑哈哈。

嗣后的岁月里,每年夏,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拣一个品相不错的白兔娃儿梨瓜,迎接它的却是迷离的泪眼和如潮的思念。